

新大运河散文

游泳

李平



李平，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韶山小学坐落在运河边上，由于地理位置限制，操场比较小，有些体育项目装不下。每天清晨，来运和同学们一起去河堤上晨跑。

那一年，来运上一年级。

清晨的阳光是绚烂的，白杨树的影子洒在河堤上斑驳陆离的特别好看。来运和同学们一起，迎着阳光奔跑，脖子上的红领巾飘扬起来，仿佛一片挥舞的旗帜。

晨跑过后，集合起队伍，刚分配来的班主任老师站在前面，又一次重申：不准私自下水游泳，更不能去运河里游泳！

同样的话，来运他们不知道听过多少遍，耳朵都磨出茧子了。老师还是不厌其烦地讲，他们却只是耳旁风。

其实这也不能只怪来运他们。

早在6岁那年，父亲就把他带到河边。河里泊着一条小木船，有一块跳板伸到岸上。父亲先是跳上船，然后拍着手说：来运，来，到爸爸这儿来……

来运的一只脚刚迈上跳板就开始摇晃，下面河水泛起涟漪，吓得他马上退缩了回来。

父亲见他怯生生的眼神，便鼓励道：来运，不要怕，有爸爸在，勇敢一点……

来运最终心惊胆战走过跳板，一头扎进父亲的怀抱。父亲看着他吓得发白的小脸蛋儿，语气深沉地说道：怎么可以这么胆小，你得要学游泳了！

南川楼当年还是运河边上一个村庄，村庄里有一个池塘。自从父亲说过那句话之后，来运就赤条条地出现在了池塘里。池塘里水很浅，正好是他们这个年龄练习游泳的好地方。大人们在池塘周边站着，任由他们这些孩子在水里瞎扑腾。

两个夏天过去了，来运虽然还没有去过运河里游泳，也没有到过深水区，但是已经掌握了游泳的基本技巧。那个小池塘已经搁不下他的好奇心了。

在运河大堤上奔跑，每天见到湍急流过的运河水，总有一种无法遏制的冲动。不过心里也清楚，去

畅游运河还不够资格，只能当成是一个梦想。

运河边上的孩子学游泳与黄骅海边的孩子不同，与白洋淀里的孩子也不同。如若问那里的孩子：你何时学会的游泳？他们会回答你：不知道。或者说：忘掉了。因为他们一生下来不是在水里就是在船上玩耍，游泳对于他们来说如同牙牙学语一样简单。

运河边的孩子就不一样，要循序渐进，由浅到深一步步来。运河里是活水，在弯道的地方还会形成漩涡，赶上丰水期一个会游泳的成年人人都很难应付。

南川楼村西北面是五七大队，五七大队里也有一个池塘，那里的水位比这边要深一些，来运他们这样的半大小子下去之后刚好能露出脑袋来。在那里面游泳要惬意许多。他们每天都要找出各种理由，瞒着家里和学校，偷偷地去上一两回。

学校对于学生私下水游泳把控极严。一到夏季都会严阵以待，不定时地对学生进行检查。检查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在胳膊或小腿上盖戳，到了学校之后老师查看那个戳还在不在，如果不在，就要受到处罚。至于戳的颜色，根据老师的墨水瓶而定，有时候是红色，有时候是蓝色。

另一种方法是划道儿，也是在胳膊或小腿上。老师抓住你的手，然后指甲用力一划，如果出现一条白色划痕，那么恭喜你，中奖了。到墙根底下去面壁思过吧！

父母对于游泳的态度也是各不

一样。来运的父亲自然是他坚实的后盾。因为父亲本身就是游泳健将。在运河丰水期他可以一个猛子扎到河对岸去。除此之外，父亲跳水的技艺也很高，那时候解放桥还是一座木桥，他站在桥栏杆上纵身往下一跃，如同是一道褐色的闪电，引发出围观者的惊呼。

母亲对于游泳开始是持中立态度，既不反对，也不支持。但是突然有一天改变了态度，不仅极力反对来运学游泳，而且为此事还和父亲打得不可开交。

母亲在电镀厂工作。记得在一个星期天，母亲翻箱倒柜，把自己的新衣服找出来，来运的新衣服也找出来。换好之后拉着他就出了家门。

母亲带着来运到了红卫照相馆，在照相馆门口儿早有一个打扮精致的阿姨等在了那里。阿姨身边也有一个男孩子，和来运同年生人。

来运后来知道，阿姨是母亲电镀厂的同事，也是最要好的闺蜜。她们约好星期天到红卫照相馆拍照片。

那天，母亲和阿姨拍了合影。来运和那个男孩子也拍了合影。

来运和那个男孩子不在一个学校，照片拍过也就散了，再也没有见过面。

忽然有一天，母亲回到家里把那天拍的照片翻找出来，当着来运的面，把他和那个男孩子的合影给撕掉了。

来运不解，问母亲发生了什么事。母亲告诉他，那个男孩子出事了，就在前天偷着去运河里游泳，

再也没有上来。等过了一天一夜打捞上来，人都泡发了……

从那以后，母亲一听到来运去游泳顿时变得疯狂。父亲却不以为然，说：运河边上的大人不会游泳，那还算个什么男人嘛。

母亲却说：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再去游泳就把腿打断养你一辈子！

但是不管发生什么，游泳已经成了来运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种与水搏击的乐趣是不可替代的。

一场大雨刚过，池塘里的水都溢了出来。来运下去游了一会儿想停下来，但是发现水位已经上涨。自己的脚够不着底，脑袋也淹没在水里。这还是头一次遇到能够淹没自己的深水区。

开始有些惊慌，好像是死亡突然来临，脑子里出现了那个合影的男孩子。可是求生的本能让他马上镇定下来，憋住气，朝岸的方向游过去，等到身体触到泥土的时候他抬起头来，已经是岸边……

那一年，来运是一个二年级的小学生。到了三年级的夏天，来运已经可以在运河里畅游自如了，甚至还可以在解放桥的栏杆上笔直地跳下去。也许到了来年，可以像父亲那样，在栏杆上跃起，一个漂亮的旋转之后扎进滔滔的河水之中。

其实，不只来运，他们班级里男生没有不会游泳的，有的和来运一样，三年级的时候以下运河游泳了，就是那些资质差一些、身体弱的同学，小学毕业之前也可以在运河里畅游自如了。

童话

古鸟之梦

李莹



“三二一，一二三，氧生园在运河边；三二一，一二三，负氧离子三千三……”夏日的清晨，东光氧生园里，一只睡梦中的大麻鸱被一阵清脆的童谣叫醒。

大麻鸱活动了一下翅膀，歪了下头，又沉浸在刚才那个甜甜的梦里。梦中，它正角逐一场百鸟争王大赛。它以利嘴鹭声、声如牛啤的“四不像”长相，和在本物种上出现极早的身份勇夺桂冠。随后这位鸟王率领百鸟浩浩荡荡来到它的家园，一片位于南运河畔的万亩大森林做客。这里白杨万顷，绿伞如盖，芳草茵茵，河水潺潺，更有古运河的别样美景相伴，惹得众鸟儿艳羡不已。

蝉声四起，这只大麻鸱睡不着了，它伸了伸懒腰，慢条斯理地踱到有着大麻鸱雕塑的观鸟台，威风地“啤”了一声，与晨练的人们打了个招呼，转身准备去运河边填补一下“咕咕”叫的肚子。这时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叫住了它。

“嗨，小鸟儿，你叫大麻鸱吗？这个观鸟台是为你修建的吗？”

男孩的问话，让大麻鸱神气起来，“是啊，这件事要从我父亲那里说起呢。”大麻鸱轻啄了一下羽毛，“那是10年前的一个冬日，我父亲受了伤，被一个鱼贩子逮住，带到集市上，幸好遇到一位爱鸟人。他见父亲的样子比较特别，知道不是一般鸟类，就把它保护起来，还专门请教了专家。得知大麻鸱是国家“三有”保护鸟类（有重要生态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决定医好父亲后放归自然。父亲留恋这里的景物人情，离开后不久就带着我还有更多的大麻鸱来此安家落户了。你知道吗？我们比较稀有，整个地球上也就3000只，亚洲只有258只。我的外形是鸟，叫声像兽，这里的人们亲昵地喊我‘小凤凰’。为欢迎我们入住，特意修建了观鸟台。”

和小男孩分享完故事，大麻鸱来到大运河边寻觅早餐，远见一只小白鹭翩翩而来，停在它身旁。它认识这只白鹭，不久前刚刚跟母亲迁徙过来。

“你去哪里玩了？”

“这里好玩的地方可多啦。”小白鹭兴奋地啄了一下水，“这个大运河生态廊道真是一块宝地，我们算是来对了。离氧生园不远处的河畔上有一大片桃林，满树的果子，来采摘的人好多！桃林往南的那个村里，还有一个沉船遗址公园，听说出土一艘宋代沉船，原来这里很多年前是一处很繁华的码头呢。还有，再往南，我还发现一处世界级文化遗产——连镇谢家坝，这座神奇的大坝，挡住了无数次洪水的肆虐。”

“世界遗产？我怎么不知道。”

“你不知道？”小白鹭饮了一口水，“话说清朝一位蓄洪有方、擅长治理闸坝的云南知州谢宗枋，任满后定居在连镇。因大运河在连镇多次决口，百姓苦不堪言，谢知州决定用当时造价高昂的糯米浆拌灰土夯筑的先进工艺来治理水患。众乡邻一呼百应，纷纷支持。谢知州从南方购进大量糯米后，精心设计筑坝方案，乡亲们自发家家熬粥、车车推土，齐心协力，日夜奋战，终于筑起了一座长218米的坚不可摧的大坝，挡住了洪水，保卫了家园。”

“这里百姓还传唱着一首《运河大坝》之歌，‘一座大坝，一座丰碑。你曾怒发冲冠，让千里良田尽毁，你曾浊浪排空，让万户乡民无家可归。啊，谢家坝，糯米夯筑起运河的美……’”

小白鹭滔滔不绝，大麻鸱听得入迷。原来这里是一座历史名城，不仅有古运河，还有世界遗产。

“不止呢。”小白鹭越说越兴奋，“氧生园南边有一个武术广场，那个雕像叫霍元甲，是一代宗师呢！他不畏强暴，奋起抗争，让中国人挺直了脊梁。”

这里真是一块宝地啊，大麻鸱自言自语。

“当然，传说远古时候，曾有一只麒麟卧于此呢！”

大麻鸱兴奋了起来，想起刚做的那个梦，好像就有麒麟的影子。正想着，不远处传来一个小朋友的读书声，“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水稻有高梁那么高，稻子有扫帚那么长，籽粒有花生那么大，我看着好高兴，我拉着我最亲爱的朋友，坐到稻穗下乘凉。”

听到这，大麻鸱赞同地“啤啤”两声，“我也有一个梦，叫‘鸟类乐园梦’，我要让氧生园变成百鸟园，告诉更多的鸟类朋友来此安家落户，在这片‘天然氧吧’里与游人嬉戏、与白云比高、伴绿杨歌唱。”

味道

一张鸡蛋饼

松树常青

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一个坐标点一样的食物。也许是那一年生日，妈妈擀的长寿面；也许是那个下雨的深秋，与初恋吃的火锅鸡……那些热气腾腾的食物早已化作能量，能治愈，更是爱。就像史铁生在《我的地坛》中写的那样：“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闻到它，你才能想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我的记忆中，是姥姥为我做的那张鸡蛋饼。

那是1986年6月，临近中考，紧张的情绪，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清晨，独自一人来到村南运河边，这是小伙伴们经常游泳、嬉戏打闹的地方。望着波光粼粼的水面，我捡起一块土坷垃，对着水面撇过去，望着激起的层层水花，内心泛起层层遐想。乡村教学资源落后，只有一两个学生有考上学的希望，其余都会被淘汰。一想到初中毕业很可能就会跟着父亲母亲种地，内心充满了恐惧和失望。

微风吹来，野花像是对我打招呼，“你不读书，怎能考上？”我捡起河边一个小贝壳，它在我手心里，闪着晶莹的光芒。我会是这样一枚幸运的小贝壳吗？

姥姥曾给我讲的一个个故事：奥斯特洛夫斯基全身瘫痪，双目失明，却聚集了惊人的毅力，完成了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几乎全聋的贝多芬，也是凭着惊人的毅力，奏出了《命运交响曲》；身受宫刑的司马迁，不舍弃、不放弃，完成了《史记》的写作。古今中外，有多少人，扼着命运的咽喉，与命运抗争，达到人生巅峰。伴着姥姥的声音，我迈着坚毅的步伐，奔向学校。

放学后，我去了姥姥家，一进门，就闻到鸡蛋饼的香味。“姥姥，你这是在给我做好吃的吗？”姥姥笑呵呵地说：“是呀，最近学习紧张，做了你最爱吃的鸡蛋饼。”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鸡蛋饼对于我来说，就是珍馐美味。我拿起一张鸡蛋饼，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味道香极了，我三口两口吃完后，望着空空的盖帘，又望着姥姥端上来的窝头，不好意思地说：“姥姥，我都吃了。”姥姥摸着我的头，“姥姥专门给明明做的，明明用脑，需要营养。”听着姥姥的话，一股力量在我内心升腾。

中考前的日子，姥姥每天给我做一张鸡蛋饼，直到考完。那张中专通知书，与那一张张香甜的鸡蛋饼的味道，永远根植在我的内心深处。

如今，姥姥已经不在在了，那一张张鸡蛋饼，成了我永久的怀念。姥姥那和蔼可亲的笑容，那和善坚毅的目光，那不停歇操劳忙碌的身影，那岁月风霜染过的白发，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上。那永远忘不掉的味道，伴随着我的成长，温暖着每个孤独、彷徨的时刻。

风物

芦花

朱林路

春末了，叶片与枝条脱离拥抱的姿势，原先紧凑的一撮叶芽以成熟的身姿伸展开，互相揖让着，成为携手奔赴下一个季节的兄弟姐妹。饱满的日子来临，嫩绿的麦芒，细白的麦花，淹没在无边的绿叶丛里，青杏裹满纤细的绒毛，一只洁白的蝴蝶忽闪着翅膀，轻轻地停在一片叶子上，微吹的风淹没了它们的低语。

洁白的芦花已经盛开，晚风下挥手送别这一年的春天。分别多年再次谋面的朋友走时，叮嘱我拍一张水边的芦花相送，注定这些素洁的芦花进入我的文字。记忆被时间锈蚀，谋面为了接续一些记忆，弥补遗憾的空白。每年芦花盛开，把无数的春天连接起来装进记忆里。只是，人在不断地重复着自己，而今年的芦花却不是去年的芦花。看来，悠远的心灵映照也需要变换一些点点的灯盏。

这些芦花并不属于秋天的芦苇，它们是当地一种叫白茅的草开的花。初春，箭尖样的叶芽从土里钻出来；晚春，黄昏的夕照下，如果有瑟瑟的风，它们一样摇曳出秋天芦苇开花的美。只是它们属于两个季节，像两种不同类型的女人，一种内在的美，一种成熟的美。内在的美，纤细绵软。我喜欢纤细绵软的东西，因为爱常常是从这些地方开始的。

在我看来，能够和绚烂的秋相媲美的只有晚春，此时，繁花落尽，孕育的都可见到希望。春天走到这里，铅华洗去，纯乎一个素面朝天的少妇。花枝招展的婚嫁场面是给别人看的，一本书的扉页即便精美也只是一页，真正的生活开始后，不需要过多的

文讯

市文联市作协举办培训班

《小说选刊》等5家文学期刊主编、副主编来沧授课

本报讯（记者高海涛）6月22日，市文联、市作协联合举办了2024年度作协新会员及部分骨干作者培训班，100余人参加。培训班邀请著名诗人、《诗刊》原编辑部主任、《诗探索》作品卷主编林莽，《小说选刊》副主编顾建平，《美文》常务副主编武梅，山东省文学期刊社社长、总编辑、《时代文学》主编张世勤，《长江丛刊》副主编张红作了精彩讲座。

林莽在题为《谈谈现代诗》的讲座中，用公式的方式画出了一只飞翔的大鸟。“诗歌的语言和情感的艺术”是它的头；“语言”和“情感”生成了两只飞翔的翅膀；躯体是克莱夫·贝尔等4位美学家的艺术论；它的尾翼是“艺术不是手艺，诗人不是匠人”。

武梅讲的是《<美文>与大散文写作》。她说，散文是文体是体裁，而“大散文”是对这一文体的

重新审美。“大散文”是一种思维、一种概念；张世勤指出，小说创作是《用虚构抵达真实》，达到“打通天地，身心自由；不设边界，坚持创新”的境界，才能创造出好小说；张红从分析博尔赫斯、特朗斯特罗姆、庞德等诗人的作品入手，迅速与会人员同频共振。诗歌也是讲逻辑、讲结构的，也有内在的情节，诗歌是以实写虚，把敏锐的感觉，用文字拎出来。张红还

告诫写作者，不要为金句牺牲整体，就像为追星看一部烂剧一样。

顾建平在题为《建立文学自信》的讲座中指出，写作者不能从外界认可带来自信，要建立清醒的内心自信，但不是盲目自信。作家要养成写日记的习惯；要建立50到100本伟大著作的“阅读谱系”，反复阅读，形成“人生若只如初见”文学参照系；要了解自己的文学气质，避免或少走弯路。

汉诗

南川老街

（外一首）

路玉洪

运河弯合力南湖弧
把一排排拥挤的波纹，和从天落下的飞檐
放在一起
用浑厚的盐柱
把高大树下的根须，浸泡在手心儿里
再从一个弯曲的年轮上，写文章

那时刚好下雨
就有了早上的南湖水，南川园
有了你怀中的里仁巷、鱼味斋，和落在月下的华尔兹

而聚到一起时
哪儿都不去，都举着湖边共同的高楼
在一起朗吟

堤顶路

就好像
那些被踩破的树影，在长长弯曲的水波上
又有了新的生命

在月亮之南
檐串、麻辣烫、香豆腐、臭豆腐
都在等一波流来的水

而在彩虹桥的下面
天地人
一直有木船、有瓦片、渔火
有许多垂线的人